

實紀罕隨田圖

836

1450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初版

緬甸隨軍紀實

每冊定價國幣拾元

(外埠酌加運匯費)

著者 樂 恕 人

發行者 印 南 峯

發行所 勝利出版社

重慶總經理

文信書局

重慶保安路

版權所有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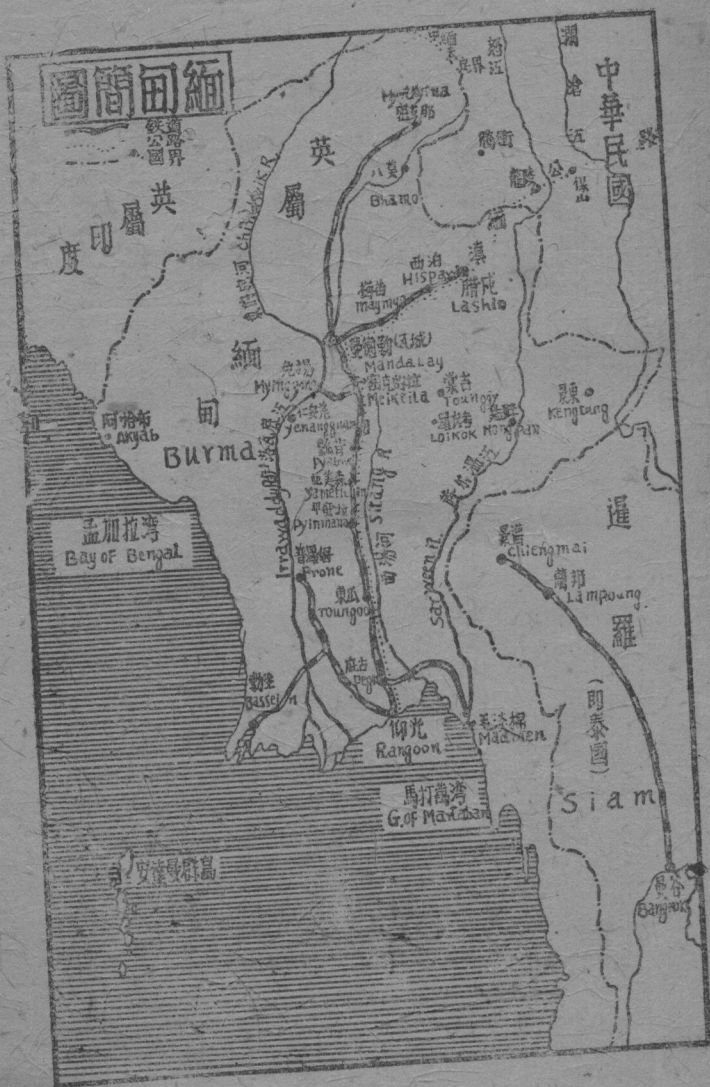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大戰爆發後的一個多月，日軍便開始侵犯緬甸。二月中旬，中國遠征軍大批湧進緬甸，協助友邦抗敵。當時，中外方面，還沒有通訊社特派記者隨中國遠征軍入緬採訪新聞，以致報端報道絕少，同盟國家人士，都認為是一樁非常遺憾的事情。可是，遠遠在二月初旬的時候，英國路透社通訊社重慶分社主任趙敏恆先生，他便早已邀請我代表路透社到緬甸去，擔任駐緬隨中國遠征軍的記者。我在一頓興奮的情緒下，接受了這樁非常的任務，便準備即日就道。不過，出國隨軍的手續，多得無以復加，我衷誠地感謝趙敏恆先生，他為我負荷了一切煩雜的事件，我終於在三月五日，離渝飛昆，循滇緬公路隨國軍入緬。在緬甸只工作了一個月零十天，便因為戰局的變化而隨着守臘成的國軍退入雲南。旅緬工作期間，因為通訊極端困難，報道太少。回來以後，便想寫出一本小冊子來彌補一些報道上的缺憾。這本小冊子裏面所記載的，便是我隨軍入緬前後的見聞。在緬甸住的時間過短，而且寫這本東西，又顧忌到多方面的牽涉，所以能夠寫出來

的，僅僅是這樣貧乏的幾萬字。書寫完了以後，又幾經修正補充和刪改，然後送交有關各方去審查，再加以目前印刷的過份困難，所以出書的時間未免太晚了一點。又本書在送審付印以前，承潘公展，王芄生，趙恆，和馬星野諸先生在百忙中加以校閱和指正；又承劉光炎，印維康先生親自慎重審閱；作者在此一併謹致謝忱。此外，葛師承先生爲本書繪製封面，作者也要特別向葛師承先生致謝。

樂如人

三十一
年七月三十一日於漁
小溫泉花灘溪畔之春風樓

緬甸簡圖



中華民國

英屬

英屬印度

緬甸

BUYMA

孟加拉灣
Bay of Bengal

暹羅

羅

(即泰國)

Siam

馬打蘭灣
G. of Madras

羅漢曼島

曼谷
Bangkok

目次

二

一〇	出發……	三七
一一	緬甸避暑勝地——梅苗……	三九
一二	伊洛瓦底江畔的瓦城……	四〇
一三	撤退下來的英軍……	四八
一四	杜聿明軍長……	五一
一五	緬局縱橫談……	五六
一六	東瓜之圍……	五九
一七	傷兵口中的動人故事……	六五
一八	聯絡官和翻譯官……	六九
一九	遠征軍的幾篇文告……	七二
二〇	月夜上前線……	八二
二一	火線上訪戴安瀾師長……	八八
二二	戴師長談東瓜戰役……	九二

二三	魏菲爾慰謝我軍	九九
二四	平蠻拉看新陣地	一〇三
二五	司令長官羅卓英	一〇九
二六	正義的緬甸	一一三
二七	戰時緬甸輪廓畫	一一六
二八	三十萬華僑	一二九
二九	甘麗初軍長一夕談	一二三
三〇	泰緬邊境	一二八
三一	蔣委員長巡視緬甸	一三三
三二	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蒂威爾	一三七
三三	瓦城大火自擊記	一四〇
三四	仁安羌捨教英緬軍	一四四
三五	劫後瓦城	一四八

三六 衝過梅苗……………一五四

三七 臘成之戰……………一六〇

三八 退出緬甸……………一六五

三九 滇邊烽火……………一六八

四〇 大軍轉進——戴師長壯烈殉國……………一七一

四一 檢討緬戰……………一七五

緬甸隨軍紀實

前記

戰爭好像地球的衛星，它永遠纏繞着地球。

十年前，日本強盜在中國大陸東北角上撒下的戰火，慢慢的，已經由大陸延燒到海洋。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上日寇的空中閃擊，逼迫着英美也對暴日開戰，獨自苦戰了四年半的中國，從此便獲得了兩大並肩作戰的盟友。

世界的日曆，正揭開了新的一頁，那是光明與黑暗在搏鬥，自由與奴役在戰爭！

日寇在遠東方面的海上閃擊戰略，正是配合着軸心在西歐陸上閃擊失敗而發動的。軸心侵略集團，爲了要支持殘局，不得不傾全力來分散或牽制英美的武力和經濟力。而日寇呢，它更妄求由軍事的勝利，來奪獲南洋的資源，再進而踢開英美，解決中國，獨霸亞洲，和軸心加緊勾結，并來宰割世界。

日寇初期的軍事攻勢是冒險的，倖運的，攫奪香港，竄入馬尼刺，攻陷新加坡，都是日寇冒險後幸運的成功。

之後，荷印告急，日寇同時又回過頭來，把侵略的魔爪，伸到了中南半島上面。由於日寇早已控制了越南，和屈服了泰國，半島上所餘的一塊緬甸，形勢也就非常危殆了。

緬甸位於中南半島的最西部，在我國雲南省的西南，東北接壤越南，東南毗鄰泰國的馬來亞，西北連印度的孟加拉，阿薩密二省，北部還有一段界西藏的密什密高原，西南瀕孟加拉灣，正南面馬達班灣，全面積有二十三萬九千餘方哩。

從歷史上來看緬甸，十二三世紀以後，正是緬甸國內王朝的興亡更迭時代，緬族，阿爾干族，和孟族的幾百年鬥爭歷史，一直演變到十七世紀。英國勢力的進入緬甸，還是從一六八七年設置東印度公司起，一直到一八八五年第三次英緬戰爭結束止。緬甸才併入英國的版圖。可是緬甸和中國的關係呢，從漢時起，到清乾隆時代止，都是保持一種藩屬的接觸，歷代稱臣貢獻。

歷史的陳跡已成過去，我們要翻開緬甸的新頁，來看新的緬甸。

中國對日抗戰以後，沿海口岸受着敵人的封鎖，國際交通線端賴滇越鐵道，滇緬公路，和西北通蘇聯的公路的維持。及至法國戰敗於歐洲，蘇聯受制於德國，中國通越南一線，又受到日寇的阻塞，西北一線又萬里迢迢，剩下最能利用的一條國際交通線，就祇有滇緬公路。更因為中英中緬關係的友善，近兩年來，滇緬路已經成了中國抗戰唯一的輸血管。

再就緬甸本身來說，它是英帝國的一大寶藏地域，年產七百萬噸的米，一百萬噸的石油，四十萬噸的柚木，和其他軍用礦產如錫鉛等。此外，緬甸的珠寶金銀也是聞名世界的，我國明朝施武的寶井詞說：「緬中花落滿巒山，千兩青鴉馬上還。」也就可以想見緬甸珠寶的富藏了。

滇緬路是日寇想切斷來封鎖中國的，緬甸的富藏又是日寇蓄意想奪取來利用的，尤其日寇在發動太平洋大戰以後，緬甸在戰略上的地位，也是日寇所必爭，而中英所必守的。在這種形勢之下，所以緬甸自然會成為戰區，日寇侵略的火焰，也終蔓延到了伊洛瓦底江的平原上面。

還是遠在香港淪陷的前三天，正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英國印度軍總司令魏菲爾將軍，和美國陸軍航空隊長勒特將軍，從仰光飛到了重慶，就在當晚晉謁了中國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商討有關民主國家間，共同作戰行動的各項問題。二十三四兩天，在重慶舉行了軍事會議，中英美間便商討了共同保衛緬甸的策略，而中國方面入緬助戰的大軍，也就重新開始調動，準備負荷光榮的遠征。

當時魏菲爾將軍對蔣委員長說：滇緬路交通困難，中國軍隊運輸不便，印度軍隊開到緬甸比較快一點，所以中國軍隊可以等一些時候，再來開始調動。爲了魏菲爾將軍的這種表示，中國軍隊便沒有立即開進緬甸。在敵軍方面，因爲早就顧慮到中國遠征軍入緬助戰的事件，所以對緬甸一直不敢輕易展開攻勢。十二月下旬，敵軍僅僅在泰國北部和泰緬最南部接壤的狹長地帶，有一些小小的騷動。但中國入緬軍爲了要協助英軍控制泰越緬邊境，在十二月底曾經有一個加強團開到了湄公河畔。

一直到今年一月下旬，美國正以軍火增強荷印，英軍在加強佈置星洲防務的時候，日

寇又開始大規模地進攻緬甸。到了三月七日，敵軍終於從毛淡棉渡過薩爾溫江，再過西
湯河，竄據了緬甸的首府仰光。

仰光失陷以後，敵人進窺整個緬甸的企圖更積極了，英國在緬的兵力很薄弱，形勢非
常危急。爲了爭取同盟國在緬甸戰場上的勝利，中國遠征軍才開始大批湧進緬甸，協助英
軍抗敵。這一幕歷史上罕有的中英盟國並肩作戰圖，也就給中英十幾萬將士們，用熱血在
緬甸的山河上描繪出來了。

一 蔣委員長訪印歸來

二月下旬，仰光戰事已經進入了嚴重階段，緬泰邊境湄公河一帶，中國遠征軍也跟日
軍有過幾次小規模的戰鬥，而我還沒有離開重慶，心情非常焦灼，可是爲了戰時交通的困
難，實際上也無可奈何，只得等了下去。

三月五日的清晨，我突然接到中國航空公司來的電話，說是正午有飛機去昆明，要我
立刻去機場辦理購票手續。

蔣委員長訪印歸來

我興奮地帶上簡單到不能再簡單的一個小提箱，披上大衣，急忙大踏步地向珊瑚壩飛機場走去。那天是一個晴朗的天氣，揚子江上的山光水色，分外清新。南岸的一草一木，似乎都近在咫尺一樣，天氣還有些兒寒冷，南區公園的樹木仍然是赤條條地，在微風中搖動。清晨，行人特別稀少，祇有一個警士在馬路旁徘徊，不時還用手去搓弄惺忪的睡眼。在揚子江中間的珊瑚壩飛機場上，早已擁擠着一羣旅客，在等候着購票，我也去辦完了手續，聽說飛機要十二點過才到，自己祇得在茶棚內坐着等候，又過了兩三個鐘頭，幾

位送行的朋友也來了，大家都沒有惜別之意，反而比平常談得更痛快。十點以後，飛機場裏面出現了很多的憲兵，許多很面熟的黨政軍首長們，也紛紛趕到機場裏面，不一會，一乘鸚鵡綠色的四人轎，把林主席也抬到了，場裏面的人，都肅然起立，向林主席致敬，林主席穿着長袍馬褂，領下一撇銀鬚，儀態莊嚴和藹。

再過一會，很多中外的新聞記者也趕來了，大家都交頭接耳地，談論着蔣委員長要從昆明飛回重慶來的消息。

十二點三十五分，空際傳來一片飛機馬達的響聲，中航公司四十七號的巨型機，在山

城上空盤桓一匝以後，就慢慢地降落了下來。軍樂隊奏起了莊嚴熱烈的禮曲，林主席領導着文武官員走近了飛機，從飛機上最先下來的，便是訪印歸來的蔣委員長，其次是蔣夫人，和蔣委員長訪印隨員商震，王寵惠，張道藩，董顯光諸氏。

蔣委員長着黃呢中山裝，披黑色大氅，風塵之餘，精神還是那樣矍鑠。在機旁，林主席滿面含笑地走了上去，和委員長握手道了辛勞，委員長却很恭敬地和林主席行了禮。然後又和他的僚屬見面，才踱出了飛機場，拾級而登，步行了一百多級的石梯，一般來歡迎的中外人士，都說委員長精神太好了。我想委員長在遠離回國，當他重行踏上祖國親切可愛的土地的時候，他心裏一定有無限的快慰。

在飛行場上，我會見了隨侍委員長訪印歸來的張道藩和商震先生，張先生聽說我立刻要離開重慶，去緬甸隨軍工作，說是可惜沒有時間談談，我們祇好匆匆作別。

午後二時五分，我們一羣旅客便搭乘了四十七號的中航機，飛機空際，我回望陪都，只見山高水長，迷茫一片，我心裏在默念着：再會吧，重慶！

二 訪問宋希濂將軍

三月五日，從重慶飛到了昆明。

初次到昆明，她的外形給我一個美麗的印象。

在汪洋無際的滇池之畔，花木蔥蘢的西山之麓，昆明躺在一團邱陵地帶上面，赤黃色的土壤，生長着蒼勁的柏樹，也生長着靈黃嫩綠的農作物，市廛繁密，古香古色的正義路，週遭也有不少現代化的建築物。最使一個旅行者感到興趣的，便是昆明市區的馬路，全是用石條子嵌成，大概年月也相當久遠了吧，石條子都磨得相當光滑，走起路來真得要當心。

昆明的外貌雖然美麗，可是昆明也給了我一個可怕的印象，那就是昆明生活的不容易，我去的時候正碰上物價「競賽」，生活指數一天天增高。很多旅居昆明的人都在叫苦，就是一般公務員和居民，也因糧價飛漲，日用品騰貴而唉聲嘆氣。很多住在昆明的朋友，都問我比比重慶怎樣？我的回答是，昆明的生活平均比重慶高二三倍，一般人都為之驚奇。